#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八 集部

文選卷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内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寛皆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雀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燕雀小鳥喻俗人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名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章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　向曰同善注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及如前人不能及也餘同善注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善同良注　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侍中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翰曰虜獲也斯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銑曰同善注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質直則汲黯卜式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　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

固至此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 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定令則趙禹張湯 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 銑同善注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善曰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皋字少孺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 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 濟曰應對謂抗答君上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邑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

譙隆蔦閣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　拜侍中辭不受良同善注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濟曰同善注運籌則心計也　奉使則張騫蘇武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從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銑曰張騫蘇武並著誠節也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　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濟同善注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繼脩大業謂脩武帝故事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善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　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善曰漢書曰蕭望之脩齊詩事同縣后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脩詩傳子玄成至丞

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銑曰蕭望之脩齊書同善注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向曰王襃劉向以文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濟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名稱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襃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穉

卿為淮揚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名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趙翁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　良曰言此數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干令升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銑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

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善曰尚書曰曰俟天休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位不同也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柏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

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鴻黃世及以一五臣本作壹民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翰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借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銑同善注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啟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

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五臣本無時字隨時之義大矣哉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　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也古者敬其事則五臣無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旦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仕文學掾 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 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遂服輿軫驅馳三世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性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善曰管子曰聖人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　向曰懷來畢盡也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　濟曰陳卑細貌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

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故能西擒善本不從才孟達東舉公孫淵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擒執也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善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翰同善注神略獨斷征伐四克善曰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四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也　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於四方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善曰春秋

孔演圖曰太守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己謂高祖也

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軍旅屢動邉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世宗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録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良曰屢數也鄙亦邉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翰曰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

玄豐亂内欽誕寇外

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

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　銑同善注

潜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潜謀玄豐也幾微兆見也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　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

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
庸蜀人　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艾為將征
蜀破之庸
蜀地名也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
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
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干寶
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
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
兵電掃　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餘同善注天
符善本作府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
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
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善曰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
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
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銑曰
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名器崇於周
公權制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
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

嚴也言文帝爲魏輔亦如周公伊尹也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曜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　翰曰弛緩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

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善曰毛詩曰言念爾祖聿脩厥德　向曰聿循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腹心不同公卿異議善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賈充以為不便也而獨五臣無此二字納羊祜之策以從五臣無從為衆善曰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强臨吳之危獎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納其策以從衆人之所善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善本作非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覩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

誅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銑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役不二時江湘五臣作湖來同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師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

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　太康之中天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下書同文車同軌　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也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　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　民相遇者　五臣無者　如親其匱之者取資於道路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向曰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作代之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　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善曰漢書崔寔曰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為惠帝母朝士舊臣夷滅者

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沁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　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善曰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　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郤如閼伯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污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至乃易

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桒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濟同善注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良曰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魯史之賢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夕見居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賓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

之赴明火也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向曰混同淆亂庶衆也失才失賢才也名實反錯天綱善本作網解紐善曰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為情　濟曰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綱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仆　良曰迭更也言亂人疆者更執國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

以攔閼人
禁不如結草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翰曰李辰石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敏起兵為亂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善曰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

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濟曰失權爲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爲政也言晉亡在於此也夫作法於治其獘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何　良曰獘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善曰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　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

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善曰魯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脫耒為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裳為旗幡皆非戰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本無芥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

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代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偪尸塗地百不遺一良同善注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翰曰虜獲也辱謂遺戎卒所亂者也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六鷸曰利害相𨻶猶循環之無端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作於原未嘗𧢳靜也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瀦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𢯱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𢯱安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人已不自主利者也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

善曰左氏傳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王取人以自養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隨運以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産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

刑書以威小人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審示禍福良曰喻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向正道矣方道也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鶡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浦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廉恥篤於家閭邪

僻銷於胷懷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胷懷心府也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良曰干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恩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

結而不可遷也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向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来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延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五臣作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稷而得中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胎家室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銑曰實是也栗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

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邰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邰使無變改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託于囊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鬭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　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邰不忍使與鬭乃棄邰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濟曰陟升也巘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以至于太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居之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大王曰與人之兄居而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
因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
能使百姓與戎狄
也杖策猶拄杖也
闕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善本作師西水
滸至于岐下善曰毛詩大雅大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
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
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翰曰來朝走馬
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滸水涯岐下岐山之下周民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善曰毛萇
詩傳曰古
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
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
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於
岐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向曰言所從者漸多

每勞來而安集之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 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而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 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畝壠也言各安其業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 翰曰王季太王之子也貊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

錫之光善曰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大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向曰翼恭敬貌昭明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

成其福禄善本有者也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耇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而其后妃善本作妃后躬行四教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翰同善注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銑曰師傅女師傅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又能正理於國家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　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内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内謂諸侯也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於是五臣本無是字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

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善曰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

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善曰毛詩七月序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泲濯煩辱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

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　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五臣作人立政者其揆一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

矣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
盛急如此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
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
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便當
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
庸於亳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
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
於亳也亳太甲都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

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作參分八百之會也善曰二祖景文　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興兵而會諸侯也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風俗

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善曰干寶晉紀劉弘
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
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
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談者以虛薄
為辯而賤名檢善本作儉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
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
應詹表曰元康以来以儒術清儉為庳行身者以放濁
俗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為通而狹節信善曰劉謙晉紀應詹表曰以容放為夷
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
籍同禽獸為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
守節也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
狹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也祿仕者苟得祿而已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贍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善曰干寶晉紀云　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杌未詳　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善曰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理法者名為俗吏　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

邪正時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衆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五臣作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火侯病矣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從心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尚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濟曰言毀譽

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惡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趣而秉鈞當軸

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事則吏兼領十餘職大極其尊小錄

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五臣有也字善曰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具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而世族

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五臣無士守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向曰悠悠遠

貌風塵喻檝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善曰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善曰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 良曰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駮 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駮事不見行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隷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銑曰傅長虞為司隷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櫛織紝 女金 皆取成於婢僕 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

漱櫛縱笄織紝見下句 向曰櫛梳也織紝理縿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為之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

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父兄不桀謂陵夫之政勝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善作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閗四教於古俻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禮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俻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銑曰鑿契筭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 五臣有也字 善曰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 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為達人則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 察庾純賈充之事 五臣作爭 而見師尹之多僻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 良曰同善注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 考平吳之功而 善無而字 知將帥之不讓 善曰干寶晉紀曰王渾愧欲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制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

爭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善曰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剋己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向同善注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善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

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濟曰核考也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

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

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翰同善注

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善曰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

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銑同善注又況我惠帝以蕩五臣作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賈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婬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懷帝承

亂善有之後得位羈於彊臣善曰干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束也彊臣謂東海王越也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善曰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頴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

子氣善曰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也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遹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遹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閣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虔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潁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潁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潁為皇太弟張方廢潁歸藩遣曰繳殺之於鄴又曰

又守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翰曰同善注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干寶晉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五臣作文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善作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有其字朋按慇帝蓋秦王之子善有也字得位於長安善本又有一長安字固秦地也善曰干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銑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而西以南

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干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令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向曰徵祥謂讖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五臣作也字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濟曰帝天也言豈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

元皇帝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作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宫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賔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盖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也　銑曰

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布務事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善曰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　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　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所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善曰魏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

閨房肅雍險詖　善本作險謁　不行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　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晏朝濟曰關睢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愆過也康王晚朝內入諷關睢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强并弱　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爲蓋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善曰

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臣銑曰驪姬戎人之女元也

大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　善曰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　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冢長遘遇屯難也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　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失明暗之節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

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力之切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翰曰漢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

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衽席臥席也

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

元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濟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

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良曰言斲斫雕

鏤却為朴素也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善作巳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翰曰算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

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銑曰令善閫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切翰曰授與也

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倖也恩隆好合遂忘濇蠱自古雖主幼時難善作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善曰重器神器也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濇織蠱蠱冢宰大臣也重器天子位也唯秦芈名爾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向曰芈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

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莫不定策帷執權勢立闇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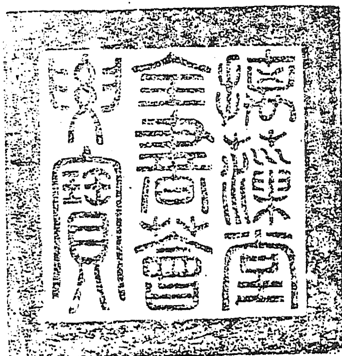
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圄

犴岸之下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後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良曰帝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纓繞也縲墨索也紲攣也圓犴獄名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徹商賈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為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表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翰曰踵足也輈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燋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

言大運一終也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詩書所嘆略同一揆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毛萇曰烕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故考列五臣作烈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善作于篇濟曰行迹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善有則字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以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纘繼也謂

繼前漢外
戚傳也

文選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貢生臣黃永澄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九 集部

文選卷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雖修漢書作此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善曰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濟曰稱為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然原夫深圖遠筭

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五臣本無兼字通矣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勳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有室字皆武人屈五臣本作崛起亦有鬻繒屠五臣本作盜狗輕猾之徒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

以中涓從後剖符食頼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　向曰翼輔崛特也　翼輔崛特也販也猾狡也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善曰班固漢書賛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　五臣本作醢　不其然乎　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葅醢　良曰勢疑謂威武彊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葅醢戮殺也

自茲以降迄　善本作訖于　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　五臣本作搢　紳道塞賢能蔽壅　善曰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　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臣為宰輔搢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　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令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存其直曲之意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

四所加五臣本有不過二字特進朝請而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冦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良曰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翰曰言光武政平法明得刑法之中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蓋自發問以明下文直繩則虧喪恩舊撓五臣本從木情則違廢禁典善曰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
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
違憲 向曰喪傷橈曲也言於公法
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 選德則功不必厚
舉勞則人或未 五臣本作非 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
弊未遠 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
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葅戮相仍故云
未遠 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
也若三分而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
遠矣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善曰言尊功而不尊
德此功權於德任德
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槩權輕重於是有
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
平 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
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 故高秩厚禮

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　良曰秩禄允信元大也以高禄重禮信荅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建武之世善曰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寛科完其封禄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吴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吴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寛科謂寛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本有而字郭伋亦譏五臣本作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善同銑注　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

從複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䟽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

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内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没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

茂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合三十二人故依其善本無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無臣次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善曰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宫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善曰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　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閽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向曰寺人亦奄屬戒戒令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路寢也　濟曰王之正內謂路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字漢書同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

閹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良曰閹尹閹官也閽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宮中閹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宮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善曰左氏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

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餧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餘同善注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藺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彊盛是著功也庸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

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良曰弊惡也同善注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

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令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銑曰謁者宦人之官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善曰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善曰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宴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

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銑曰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向曰他士外人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總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　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憝惡也大惡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　翰曰同善注宮卿則大長秋也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殤帝年號延平　銑曰同善注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善本作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五臣有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

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闈人兼主之也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善曰立殤帝太后臨朝濟曰鄧后和帝母殷衆也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閹人以通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䟽訟朱穆曰令權宦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門非復掖庭永巷之職五臣本作役閨牖房闈五臣本作閤之任也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

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銑曰宦者本掖庭閨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宮名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甍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向同善注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令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濟同善注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良曰言内外之官懼閹宦之威皆屏氣而怨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善同翰注　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閹宦之屬自稱同也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

惡滅三族 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 若

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劒閑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長劒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闥宮門布滿言多也 苴子余反 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 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 府署第

館碁 善本作基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

冰紈霧縠之積盈仞 五臣本作 珍藏 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 牣音刃

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入理其璞而得寶也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纖羅垂霧縠 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閭人親屬紈繒也縠紗也冰者如冰之潔霧者如霧之輕牣滿也

**嬙**墻**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馬杜預曰妃嬙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 良曰嬙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啼**繡**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倭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 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

**皆剥**

剖萌黎競恣五臣本作泯黎恣極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無皆字身薰子以自衒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銑曰泯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薰其形體同於閹人以自衒露而求聞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向曰弊惡也繁多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劉駒駼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冠暴

劇甚也言閹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善曰尚書曰予則孥戮汝　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翰曰考謂拷擊也鉤黨謂鉤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凡善士莫不罹被災毒善曰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五臣本作離　銑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毒也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嚻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

敗斯亦運之極乎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太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向曰同善注戚親謳諱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總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善曰

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良曰袁紹雖誅閹官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　善同翰注　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官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者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桀有昬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銑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五臣無然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　五臣本無傳字

**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不能

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逾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 良曰遯逃也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 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 良曰許由逃於潁陽而堯不能屈其志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 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同善注

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銑曰自兹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下事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至道也

或靜巳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緊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巳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緊或疵黜萬物以發其清緊猶操也　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

也槩節槩也疵病激絜也然觀五臣本無觀字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畎畝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翰曰蒙冒黜退也言

柳下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　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然而蟬蛻稅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濟

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塵俗之人異於修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 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蘊藉 慈夜 義憤甚矣 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 銑曰微弱簒奪也 向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簒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簒皆毀裂冠冕相攜隱遁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簒焉宋衷曰簒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　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簒或為慕誤也　良注同鴻水鳥也冥冥高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翰曰言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相望於巖中矣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

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望巖中言多也**若薛方逄**步江**萌聘而不肎至**善曰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逄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向注同**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

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濟同善注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

斯固所謂舉逸民　善本作人　則天下歸心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

皇帝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銑同善注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 善本無羞 與卿相等列 善曰束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濟曰高抗憤怒而不廻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

蓋録其絕塵不反 善本作及 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

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良曰絶塵謂絶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善同翰注　翰曰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利害是非焉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懐五常合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

懼愛惡欲異也迭更慍恨也銑曰靈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善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豈約受形有短長 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

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如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襃劉向楊班崔

蔡之徒善同濟注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濟曰愈益也楊雄班固良曰軌迹奔異軌同奔遞相師祖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翰曰古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善曰平子張衡字也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

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甫乃以情緯物善本無物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善本作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

祖法也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善同銑注銑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向曰元康晉惠帝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縟繁飾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

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良曰同善注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緝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　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作乎此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　銑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十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也　向同善注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荅賓戲曰馳辨如波濤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盛多也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於此

**道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　翰曰道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辭者也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　銑曰仲文殷仲文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

氣而復舊體謝混字叔源**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内太守明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若夫數衽論心商搉前藻**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搉為此歌　濟曰衽襟也搉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搉前人文藻之妙**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

物宜所適也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作制諷高歷賞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　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　濟同善注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善曰孫子荊陟陽侯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

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良同善注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調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胷臆之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銑曰靈均屈原字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銑曰稍漸也此祕謂音韻調適也覩見也至於
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

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户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籍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無通字 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

人　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

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傅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　濟曰世冑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

明敭

五臣本作揚

幽仄唯才是與

善曰尚書曰明明敭仄陋　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

逮于

五臣本作

乎

二漢茲道未草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草跡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醫乃醫療牛疾之人且士五臣作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世仕漢珥插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

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劒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驂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郡縣 五臣本作都縣 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勢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

並逐才
而用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善曰二塗謂士庶也
言仕子不居賤職庶

族不涉清階　良曰晚代謂魏晉
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　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
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

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
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籍之子孫也

因此相沿遂

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

善曰
言魏

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
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

摠其義　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
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

以選人才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之優劣陵駕善曰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駕御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濟曰言州都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别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録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濟曰同善注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善曰言衣

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良曰訛僞也 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 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也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翰曰參差不齊貌言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 古學 然有辯 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 銑曰較明辯別也 九重奧 烏到反 絕 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 奧深絕遠也 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 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銑曰陪奉朝夕謂近倖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階陛闥門也任謂用閹官

為之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運用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

于轂　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巳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爲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同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爲天之威在於彼也

外無

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五臣本作寤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鈇鉞瘡痏搆於牀笫側里之曲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左氏傳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　良曰鈇砧鉞斧也瘡痏喻譖成瑕疵也言倖臣搆瑕於宮典牀簀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徂刀素縑丹珀善本作魄字至皆兼兩音亮　善曰北毳貚貂之屬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

尚書傳曰車稱兩　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縑緍也珀虎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同向注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然比令曰　倖臣則不能及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闚於盛衰濟同善注權倖之徒慴五臣本作摺憚丁達宗戚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佞倖之臣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五臣作剿子小反　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絕謂滅之也　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佞倖之臣搆造同

異起立禍隙譏諧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剿絕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善曰寶祚猶寶命也　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佞倖而起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濟曰固修漢書自作敘傳而重述其旨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五臣本列在後　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剋曰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善曰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綱以喻綱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網維令網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銑曰網謂綱紀也餘同善注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善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馬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向同

善注粤于厥蹈秦郊嬰來稽首善曰粤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濟同善注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應天順人五星同五臣作合畧善同翰注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畧光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銑曰同善注畔換及易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善曰尚書曰遏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向曰西土謂蜀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秉舋善本作疊字而運席卷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

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志　濟曰釁隙也言高祖秉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乂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股肱蕭曹社稷是經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翰曰股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恭行天罰赫赫明明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向曰天罰言順天

罰惡也赫赫盛之貌

##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　濟曰有光光明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善曰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王名閶闔恣趙朝政在王善曰閶闔閶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翰曰閶闔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鷰王謂帝舅王鳳炎炎燎火光五臣作亦允不陽善曰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鷰外見蔽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鷰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

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向曰隸賤徒侶也餘同善注越亦狗五臣作苟盜苟尹江湖善曰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濟曰苟且為盜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綰

自同閑胡旦鎮我北疆善曰應劭曰閑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閑　翰曰盧綰與高祖同里而高祖封綰為燕王北疆謂燕也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銑曰祚福也言綰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也謂與陳豨有反狀亡入匈奴也吳克忠信胄嗣乃長善曰漢書曰尚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尚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向曰克能也言吳尚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盗移國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

漢中微盜賊奔突　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簒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九縣飇迴三精霧塞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為衆星　良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飇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五臣作大祖誕命靈貺自甄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

沈機先善本作生物深略緯文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銑曰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

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蘇沒

雲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彗音蘇沒切　向曰同善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盛也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濟曰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同善注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良曰虔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代燕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卜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三河未澄四

關重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銑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旗所顧遞行天討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靈慶既啓人謀咸贊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慕之謀濟曰靈神慶福啓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烏赫有命系

我隆善本作皇漢善曰廟謀廟筭也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萘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貌於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文選卷五十